



經義會通卷之四

王二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曰漢志云周封折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

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

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

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在禹貢豫州大華聲去外方之間華山在東京

華陰縣南外方即密高山在頤川郡密高縣

西京也對縣也○增釋金氏曰外方今河南

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

蓋古為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戌居此因

名陸渾云其山因高則非爾北得河陽漸入之

聯峯然謂為嵩高則非爾北得河陽漸入之

冀州之南也

輯錄冀州在豫河之北○增釋都

樊溫原積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

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畿內

在

在

在

故知此得河陽注漢河內邵滌武縣云直
南陽城是晉沂啓南陽所謂漸豐州之南也

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

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

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

都東釋曰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

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

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

朝諸侯宅土中以游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

京定都於豐鎬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合其慮天

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合其慮天

在而育得於成王周公之禮以圭之法則

張子曰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上圭之法則

土深正日景以求也中日月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

事也深尺鳩反又尸鳩反景與影同止而蜀反

許氏曰東萊先生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

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陽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

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地理攷

異王本郊郭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

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以遷成周在洛陽縣

東北二十六里救王又苦王音王音王音王音

王城郊古洛反郭而對及王音王音王音王音

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

大戎攻宗周弑幽王子戲許宜反輯錄地名水

新豐有戲亭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

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輯錄孔氏曰鎬京為西

去王城釋曰周自是又謂王城為東周及敬王

為東周釋曰周自是又謂王城為東周及敬王

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王之後

官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為太子宜臼申后及太子宜

白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十二年

申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中侯與西夷大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當

襄公秦襄公皆以兵來
救晉鄭即申立宜曰是為平王
遂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
而為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日王南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程子
釋許氏曰政令不能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為
勸戒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
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為
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於朝廷風
則在下之歌詠古則必有其制或上可兼下下
不可兼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於豳稅之役而
東山豈歸之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於變
亦不與雅之體不可易置矣其地則今河南
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縣並隸河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

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稭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

許氏曰黍以梁而非梁梁今之稭也二物稍相類伯

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以差

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以稷而小穗黃色稷

亦穀名一名稭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

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梁即今之粟古之

長與粟邁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

遠意蒼天有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火
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
之顛覆慘惻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

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

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
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

本因感黍稷而賦之但其下

既嘆時人莫識已意

兩句義又相別故為賦而興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

深也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

為黍稷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心之搖搖則心若懸而靡定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彼何人哉嘆其罪之不容誅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不并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賦而興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無力故以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下重為興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彼黍離離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彼稷之實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行邁靡靡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中心如噎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如噎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賦而興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噎憂深不能喘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息如噎之然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稷離三章章十句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

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

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

本因感黍稷而賦之但其下

既嘆時人莫識已意

兩句義又相別故為賦而興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

深也

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

為黍稷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心之搖搖則心若懸而靡定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彼何人哉嘆其罪之不容誅也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不并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謂我心憂者知我者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韋錄謝氏曰天王而後於

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天

離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未黍聞者當流

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知能為

王而此詩也亦有則于中吾乎吾觀書至文

侯之命此詩也亦有則于中吾乎吾觀書至文

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下室之盛衰故都

之興廢悲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通釋曰小弁詩曰跋跋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

傷惻然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既

有不徒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衰似

母子借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雞棲音西于墀音日

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叶新

賦也君婦人日其夫之辭鑿墻而棲音西曰墀日夕

則羊先歸而牛次之釋錄補氏曰羊性畏露晚

夫又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

還反之也且今亦何所至哉釋錄補氏曰曷至哉則

雞則棲于墀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

又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

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韋錄謝氏曰

天王而後於

夷狄天地之大

變中國之大恥

東周臣子之天

離也文武成康

之宗廟而盡為

未黍聞者當流

涕矣心搖搖而

不忍去天悠悠

而不知能為

王而此詩也亦

有則于中吾乎

吾觀書至文

侯之命此詩也

亦有則于中吾

乎吾觀書至文

文侯者惟曰自

保其國而已下

室之盛衰故都

之興廢悲置度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夫又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

還反之也且今亦何所至哉

雞則棲于墀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

又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

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賦也佸會

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

幾聲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首幸覓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月計則思有節也

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焉其有估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前章極思之心。輯錄謝氏曰。兩

聖霖下。責成役而碩言歸期也。并木養養勞還。率而。歸期也。四壯之使寧幾何。特勞之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鑄。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求。夕吾覯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答何也。不如是非所以。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怨。發而為序。情閱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了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氏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箏

右招我由房其樂。音只音且。子徐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箏笙管中金葉也。蓋笙管皆

以竹管。和於匏中而竅。苦弔反。其管底之側以薄金

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箏也。故笙管皆謂之

箏。至十三簧或十九簧。管三十六簧也。由從也。考東

也。孔既云。房在室旁。人出入處也。按古人之居中為

堂。則東房即。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

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

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

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如序說則房為

中之樂。而此之君子。簡考之碩人。也。輯錄謝氏曰。

東周之季。若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

引自得。其。多矣。未聞以相招。錄仕為樂者。也。今

也。進不能。相。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引

不勝其。矣。君子當如是。邪。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為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為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食其食。則分人之憂。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心甚於華人之惡。猶。以之疾。胡仁人。不忍為也。若

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可以為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遷之後世與道交衰魏為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特而西乎竊意此詩當從序設以為前篇婦人所作者為優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反右招我由敖反五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如序說則房

為作樂之數教為舞之位其言亦有序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也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

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

之毋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單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懷也曷月也○平王以申國近

數初侵伐故遺畿內之民戍之而成者怨思作此詩

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輯錄通釋曰先儒多

喻下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列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

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

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為姜姓既重章以變之
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許甫也六國時秦趙
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東蒲古叶傍彼其之子不與我成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與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

以爲箭者是也輯錄孔氏曰陸機云蒲柳有兩種皮

揚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爲箭幹故宣公十二年

傳曰董澤之蒲可勝級乎嚴氏曰毛以爲草鄭以爲

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許國名亦姜姓今領昌府許

昌縣是也今河南開封府許昌縣即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以成以事勢輕重爲先後

甲侯與夫戎攻宗周弒幽王則申侯者主

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

讎也輯錄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陳氏曰

天矣報之之急誓不與讎父讎仰無以視乎皇

俱生此所以弗與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

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去聲酬恩之舉

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輯錄通釋

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弒父之讎者皆

自恃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志親逆理

傳與有責焉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
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

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然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存心則如揚之水，道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輯錄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非法枉道以使人之勞，役此民之所以然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不遇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吐雷噴噴。吐雷噴噴，呼恒反。其乾矣，有女仳離。仳，匹指反。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嘸，口變反。

興也。雅離，既在字雅，雅在也。葉似荏，在白蘇也。諸方

莖如鴉冠，其子三稜。嚴氏曰：據本草，荒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曠燥，此別也。嘸歎

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

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中谷有蓷，曠其脩。叶式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歡。

六反矣。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輯錄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曠。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

也。條，條然。歡，貌。歡，慶也。子六反。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也。

也。條，條然。歡，貌。歡，慶也。子六反。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也。

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解錄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皆曰不淑蓋以言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雷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哀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音過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暵暵其濕矣有女化離嘔張劣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先言乾次言濕後言暵暵凶年之暵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解錄補氏曰方其數且限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豈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化離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

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暵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

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釋錄見商書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

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

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解錄謝氏曰

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辭惻但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綿綿然有餘裕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反我

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反尚寐無吪。

此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平聲羅網

尚猶羅離音憂也尚庶幾平聲也吪五戈動也○周室衰

微諸侯皆音叛君子不樂音洛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

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此

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

也釋錄曰東萊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以此諸

而周人反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

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少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

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

興也。以兔爰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兔脫禍則

有憂其義相因亦可為興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音辜我生之初尚無

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反尚寐無覺。音覺

此也罟覆車人奢反即今翻車網也也可以掩兔造亦為也覺

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音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此也罟罟罟也即罟也或曰鼯施羅於車上也庸用

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哀傷之意反覆道之

縣縣言言力執在河之濟叶五終遠千萬兄弟謂

他人父夫矩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末

興也縣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濟○世衰民散有

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縣

絲言言則在河之濟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

已父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增

其所以興已之釋許氏曰言言本主於山谷丘陵在河之濟非

失所也亦通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

窮也甚矣○絲縣言言在河之濟音侯叶矣終遠兄弟謂

他人母叶蕭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

興也水涯曰濊謂他人父○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

織有即顧春秋傳曰不有○其君有言○其若無也

○縣縣言言在河之濟順香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叶古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

興也夷上洒下曰濟叶七罪反消也○高峻也濟之為

言脣也○解錄爾雅注濟先典反深也○許氏曰酒猶流

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葛三章章六句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

彼采芣叶居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芣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

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叶疎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艾也他本音秋蒿屬白葉莖鹿科生有香氣祭則焞以報氣焞即變字報氣即升臭也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

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

賦也艾蒿屬釋名曰一名艾蒿乾之可灸九又音教故采

之輯錄呂東萊曰蒿為絳俗謂其奈祀艾瘳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曰三歲

則不止三秋矣

采蒿三章章二句思念之意以漸而深釋錄補氏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

如此則高深與之歸者宜也

大車檻檻毛毳衣如蒺反宜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

服王氏曰子男毳冕五章大夫之卿六命服與子男

其大夫四命此以未出封者言及出葵蘆之始生也

封則各加一等服亦以此為始也葵蘆粉米畫於五色皆備

其青者如葵考工記五色備謂之繡蓋綉雜五色其青者如葵其赤者如繡此與下章各舉

耳其一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予大夫也不敢不敢奔

也○周衰丈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

觀世變也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

為遠輯錄補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

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

必待有所思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矣

○大車噶噶他敦反毳衣如滿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故為

互相滿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葉戶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壤音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

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

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約誓之辭也魯釋吳師道曰前二章言不敢不奔猶

猶不善云耳故下申以約誓

大車三章章四句首章畏子不敗其辭微二章畏

顯顯然其辭確欲之所蔽以漸而深哀痛如

有能者矣變雖云變而東都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特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輯錄本草曰一

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子嗟男子之字也將

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

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扶反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

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樊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

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始則望其來即已繼則望其食於已終其望其有以

意以漸而深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以忘親逆理

平王為東都之始王則王室可知矣是使民無聊賴如兔爰流離失所如葛藟室家相棄如中谷有蕓而來葛有麻淫奔亂俗又如此周繼而欲西也難哉故都未黍痛惜而已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兩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

弟友為兵音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

難是為桓公十年武公極一作滑突定平王於

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

舊號於新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

即今陝西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輯錄即今

安府華州其封城山川詳見檜風程子曰鄭畿內之

州亦變矣故以鄭次王嚴氏曰周之政令不行則

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矣愚謂諸侯各并則周

緇衣之宜兮敬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叶反古兮

還予授子之祭兮

賦也緇黑色緇緇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

私朝音之服也緇朝服緇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

服皮弁不緇緇衣退食私朝宜稱去聲改更平適之館

舍諸侯入王朝必有寓舍後世之稱鄭也

之如衣故其常新粟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
接乎日議論欲其常接乎耳故勸繼繼及而不
變所以為好
賢之至也

將如羊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我樹祀豈

敢愛之畏我父母叶蒲仲我懷叶胡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叶茶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

十五家所居也祀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麗而白

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

奔者之辭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

首以見其為風之始也也愚謂此與王風大車畧相似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

之也諸兄叶虛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強

韌輯錄音刃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衆

此詩詞氣類詩有死腐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

兄國人之言猶為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

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淫邪不能禁其

而心之固然則小民心術之微皆上之入有以

叔于田叶九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增釋許氏曰左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隱公元年

生魯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

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段斷而大叔

命西鄰北鄰貳於已又收貳以為邑至於廩延大

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田取禽也巷里塗

公伐京京叛大段段出奔共田取禽也巷里塗

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

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

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

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叶九反

○叔適野叶九反巷無服馬叶九反豈無服馬不如

叔也洵美且好叶九反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增釋許氏曰二章三

說蓋與首章之意同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

飲酒服馬者此詩雖段不義得衆而人愛之然詳味

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也終

篇雖全稱美畧無譏刺之辭而所羨者惟田狩飲酒

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于居大都專事驅騁田

獵沈酒于酒而入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邪禍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變念之意

叔于田乘乘下馬叶九反執轡如組音兩駉如舞

賦也又獵曰狩輯錄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

又言好而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又好也

叔在藪素口反叶火烈且舉禮音但禡音素暴虎馘于

公辨料七羊反叔無狙女九反叶戒其傷女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也車軌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諸和

中節舞交衢也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

也列熾盛貌具俱也釋錄釋文韓詩云禽獸若之

或今其中然後焚而射焉孔疏云未由之前誓十成

衆止其間教戰既畢乃出而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

此所愛之防草而射之此悲未必然禡禡肉袒也釋

凡獨言袒者袒去裳而露陽也暴空手搏虎也莊

公也狙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

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善御多才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禡行戶郎切

在藪火烈且揚叔善射忌音又良御叶魚也

○警善定反控口貢反忌音抑縱送也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文轅兩馬曰服乘駕也

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史記孫武傳有上駟

等也中下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

皆語助辭驂馬曰驂止馬曰控舍音捨技音白縱覆彌

曰送音夫括也簫弓消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若

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其善射此皆美之詞

○叔于田乘乘鴝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

火烈且羣符有反叔馬慢叶黃忌音叔發罕叶忌抑釋彌

水忌抑也初見兮叶姑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鶉今所謂烏驪也齊首如手兩服

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享

盛慢運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箭同蓋春秋

傳作冰昭公二十五年公欲去李氏叔孫鵬公圍公

九是箭箭其徒釋甲執冰而踞解注冰積九蓋或云積

蓋可以取飲也也與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

容整暇如此行得發矢希蓋矢而致弓亦喜其

無傷之詞也馬慢發罕則獸幾盡釋棚也弓則事亦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一章獵事舉二章獵事解

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止則良習

出於公哉主裁不引人心不古顯到是非混

黑白固有不能其可嘆者矣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

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

叔之號而讀曰秦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解

日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

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若則莊公亦

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

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操

已蹙而不怨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

龍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

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為

清人在彭叶普駟介旁旁補罔反二矛重龍

賦

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翔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

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意秋反矛美

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一丈

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釋錄言知也

翔遊戲之貌鄭文公燕高克使將清邑之兵御狄

于河上釋錄孔氏曰文公捷厲子閔公二年冬

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

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

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清人在消駟介飛鹿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鹿武貌矛之上句音曰喬所

以懸英也英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曹駟介陶陶叶徒反左旋右抽叶勃反

中軍作好叶許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洛而自適之貌左謂御

在將去聲下同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

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

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將車則將在

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執弓右執矛中人御增釋

許氏曰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

好謂容好也東來

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
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前二章言其遊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之狀也

事見春秋

增釋許氏曰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

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孔疏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能生殺予奪惟我

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

情狀未明默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

亦可也烏何可假轡以女權委諸竟境上坐視

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

之深矣

羔裘如濡

叶而朱反

洵直且俟

叶姑決

彼其

之子舍

音命

不泐

叶容朱容

周二反

彼其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

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

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

不可奪舍命不踰節曰守義而不變爾釋錄輔氏曰

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

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踰理可以兼氣故集傳

言之以理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
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

來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二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

賦也晏辭盛也二英粲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

者士之美稱

羔裘二章章四句

一章美其存心二章美其從政

命不喻則必不傲悻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叶起

反兮不寔音故故也

賦也遵循摻擊音敢反袂袂

者袂是袖頭小稱俱是

夜寔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袂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袂之句亦男女相說悅之詞也攬子袂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遺女也集傳後此為證者蓋宋玉夫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叶

兮不寔好叶許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釋錄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故舊已不可處棄而足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也

也

也

也

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
翽將翽之鳧符音與鴈

賦也昧晦且明也昧且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

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七繳射謂以生絲繫

矢而射也輯錄歐陽氏曰從而言射則在去聲以射

絲綴七箭箭之以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

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

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

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

然則當翽翽而往七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

言如此則不留於宴也眠尼質切之私可知矣

○七言加叶若之居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之宜言

飲酒與子偕老叶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繳加諸鳧鴈之

上見楚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

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大宜粱鴈宜○射者男

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

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音

可期於耆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音

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得親近也琴瑟靜好則物各

婦之和其效如此

○知子之來叶六之雜佩以贈則叶音之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乎報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

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璜步佩

別名也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

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琕其

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

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瑀

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觸音搗又燧音燧與音管

凡可佩者皆是也則篇定云歲管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去其夫

曰我尚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一作鮮

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善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

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驥音驥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

玩也輯錄輔六曰觀此詩則鄭氏之俗雜曰左亂然

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友善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則始則相勉以君子之事

助其先施以篤親友之好此詩與齊雜鳴同

意然彼言會朝之事可知其為國君之職也

雞鳴而興射弋則上無人之妻也輯錄解頤而

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而取之於外

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也

不任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意

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

一辭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

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

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美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心志盡感所美非美於亦以德音稱之德音不忘者

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一章章六句。一章儁其色二章儁其德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

○淫女也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

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不見不自見者乃見之蓋以尋常之物而與怪異之事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

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

子都也

狡童狡獪

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校甚於任故以為京靈錄

其欲未厭食之辭釋兮未得而亟欲得之辭校童則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辭襄若則未絕而防其發絕之辭○增釋許氏曰此詩恐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悔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者之任校也或曰有女同車男與女同車同行蘇文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同車男與女同車者貌如蘇章章與我得之以翹翹佩玉固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容貌則則美且都諸言則使人不克我同車者則則美之孟姜則則虛設之辭也方則以山有扶蘇答之孟姜則

釋他落

兮釋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偕昌亮

予和

胡野反叶女戶圭反與也葦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釋而言也叔伯男子

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

釋兮釋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偕予而予

將和女矣此專以語相應為興○增釋金履祥曰釋

易老故欲且與之相樂也

○釋兮釋兮風其漂匹進女叔兮伯兮偕予要於進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成者所以終其曲也

釋兮二章章四句先和之後要

彼彼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

七册反叶兮七宣反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

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彼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輯錄輔氏曰男子之淫洗非狂則發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戲譎之意反覆道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

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

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

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譎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反子不我思豈無他

士鈕里反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輯錄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

經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生之溱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戲譎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子之丰芳容反叶兮俟我乎巷叶胡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

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你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褰苦迥反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聚禪即單字也輯錄鄭氏曰蓋以禪毅為之中

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既悔不從其人繼又變志於他

人蓋不止於二三其德矣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墠音善叶茹音力於慮音反叶其在阪音反叶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音他頂者孔氏曰除

云町町解錄除地也茹音搜也一名茜音可以染

絳音坡音者曰阪音不乎也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

阪之上有草識音志其所與淫者方居也室邇人遠者

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

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音釋錄輔氏曰思之切而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一章慕之二章怨之

風雨淒淒音西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

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

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蕭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蕭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啾啾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韓愈詩曰日啾啾膠膠不已皆雞

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喜幸之意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音準緣音去之色具父母不純以青見記子

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

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衿叶浦反悠悠我心叶新反縱我不往子寧

玉也韓錄孔氏曰禮不佩青

賦也青青組音玉纓音玉纓音玉纓注曰所以佩

玉也韓錄孔氏曰禮不佩青

○挑他力反兮達他未反兮他未反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短平聲跳躍之貌達放恣也韓錄輔氏曰

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則致思而微責

揚之水不流束楚息淺反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

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南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韓錄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

謂婚姻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記曾子問皆之

為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伯父致命女氏

日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疏云夫婦有兄弟之義予安男女自相謂也

人他人也汪與証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

東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綴弱之水不能流

人不能舍去其所依二者皆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有細察相與之意故以為與

○揚之水不流東新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

興也

揚之水一章章六句誑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

則欺人亦多矣其誑妄亦已

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

反衣綦巨基巾聊樂我于云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青而微白縞

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解錄嚴

云荆釵貧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

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我之所思

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音也是時

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音去

而不為音去習俗所移矣蓋惡鳥故之心人皆有之豈

不信哉

○出其閨音閨都有女如荼音荼匪我

思且子余縞衣茹蕙聊可與娛

賦也闔曲城也城門之外有副城闔城臺也臺上之

也茶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詞茹蕙可以染絳

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輯錄輔氏曰聊樂我負自

同樂其樂也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自足之意反覆道之輯錄

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徒端反叶今有美一人清揚

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反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

也詳見齊風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

草蔓之閒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

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本即所在而賦之邂逅

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

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喜幸之意

溱與洧方渙渙元叶于反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頰反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水解

而水散之時也簡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輯錄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

紫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

色可愛輯錄本草注曰芍藥有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之辰來蘭水上以祓除不祥輯錄韓詩注來作秉故其女問

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扶又要聲平之

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

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

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洧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溱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縱欲之意

鄭國二十一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二十

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

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輯錄鄭詩惟有

男悅女之辭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

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

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雞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為之喜幸也輯錄通釋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礫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胡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彈與縶南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為當哉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四

經疏義會通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輯錄孔氏曰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

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

四岳之後輯錄齊世家云呂尚之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尚隱

於涓陽西伯微而過之曰吾先君望子又矢故

於齊都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漢地理志太公以齊地為

工之業通魚鹽之利由是人民輻湊輯錄補氏曰利謂之便者蓋以魚鹽之利為民之便也所

謂工者女工為多今青齊淄莊待維德棣等州

是其地也嚴氏曰齊魏唐三國相屬者豈以齊

府齊州今為濟南府淄州今為濰州縣濰州今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既盈矣矣匪雞則鳴音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

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

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

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

美之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謂雞既鳴則君當起之情

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

○東方明漢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日出之

賦也東方明則日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增釋此

朝之法東方明矣則朝乃昌盛矣然非東方之明乃月出之光耳所以警其情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葉會且歸矣無賦予子情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解蘇薨薨恐即指

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

寢而寔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

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弄以子為憎乎增釋此章言雞

後豈不願與子同寢然禮不可違豈可肆其情乎既

今早起會朝頃刻亦且歸則大夫退後猶可為官中

雞鳴三章章四句一章聞蒼蠅之聲而疑於日三章

乃極其情以致戒焉輯錄解頤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增釋許氏曰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早出視朝之言不必為陳古刺今人作亦恐此詩之辭則官中之史敘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狝乃乃之間叶君賢反兮並驅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僕許全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狝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僕

利也輯錄毛韻注○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

剽相極譬如此輯錄鄭氏曰俱出備而相遠也謂

氏曰子之還揖謂我僕以子之能尚且不自知其

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下

所習上之所教也故曰有所自矣○增釋許氏曰詩

記齊以遊政成俗詩人載其地驅而相遇也意氣飛

○子之茂叶莫反兮遭我乎狝之道叶徒反兮並驅

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輯錄爾雅曰狼牡名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反獲稱譽輯錄謝氏曰千萬人之

做化生於一時之故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焉不可不謹也民之表也國君舍荒而國人以習於田備為賢則於此逐焉好安矣所謂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首可不慎哉

俟我於著

直據反叶

乎而充耳以素

叶孫

乎而尚

之以瓊華

叶芳

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輯錄屏

者通作充耳以纒纒懸頭音所謂純都敬也統備五

日青曰黃名舉一色而言也爾錄孔氏曰懸瑱當月

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王者即所以為瑱也○葉萊昌

氏昏禮婿往婦家親迎天既奠雁增拜奠雁者以

也程子謂御訝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

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已也當時齊

婦至婿家之禮耳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輯錄李氏曰堂瓊瑩

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

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

叶於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輯錄謝氏曰其充耳則以

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

華變塗瓊美脩容盛飾非
不美也借乎不知禮耳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

此皆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此詩若借其親迎之

之盛飾禮雖殺而願則遂矣

著三章章三句由著而定由庭而堂此其序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

方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此即

以為興下章亦然蓋乘奔多在夜旦也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於此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

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此以日月為次序

東方未明叶美即反顛倒郭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反

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音朝反始入○此詩人

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

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

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

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反之自公令

力證反叶力呈反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韓錄此言明之始謂將令號令

也

○折音柳樊圃故反狂夫瞿瞿反不能晨夜

叶羊反不夙則莫音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

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

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時然狂夫見之猶驚

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

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

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曷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其一章二章其三章其四章

勤則國洽情則政昏因其理也未日出而視物或可以言勤而曰不夙則莫真可見與居無事

號令不時矣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

處已怨悱與刺何歎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

制禮因人之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

之所自為不必能合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

有不能言者况為人上者可不謹乎雞鳴視朝

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

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

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

於視朝之事為然哉

南山崔崔子維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

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

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齊子襄公諸

公執一名允惠由從也婦人謂嫁田歸懷思也止語

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

曰維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且文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

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復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綌如誰雙叶所止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此也兩二屨也綌冠上飾也屨必兩綌必雙物各有

耦不可耦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

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其獻莫後取七妻如之

何必告工毒父母莫後既曰告同止曷又鞠居大止

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

取謂耕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

七通則麻生無葉衡從其叔蓋古法也釋文曰衡

從韓詩作由云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此見治事

商北耕曰由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

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此起興與

南山四章章六句韓錄輔氏曰既曰歸止庸止皆

曷又懷止從止鞠止極止惜其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

齊韓錄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說曰與者罪在公

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繹音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

齊侯于濼鹿洛二音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責而告齊侯夏四

月季公使公子彭生乘去声又公公薨于車

彭生多力使與公同乘而殺之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

魯桓也傳具事之本未以見無人道者必蒙其

戒也無田甫田維秀羊九驕驕叶音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此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秀害苗之草也驕驕張

王並去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

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

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厥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

勞而無功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反是可乎驕驕

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且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昔桀秀晨陵嘉穀之狀怛怛猶

忉忉也

○媿兮變叶龍兮總角邛古患反叶兮未幾居豈反見

兮突而兮

比也媿變少去声好貌邛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

然高出之貌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巽

巽冠

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載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通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棘欲者無幸成之理循理者有美成之功輯錄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成而大微者成而著厥德路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而漸致不可躡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非小非不可以為太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躡等則履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哉之有哉

盧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韋鏡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也令令犬領下環聲也此詩大意與還略同仁與鄭田所謂仁者同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大環貫也鬢鬢鬢好貌

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賦也鉤一環貫二也二大環貫也偲偲多鬚之貌春秋傳

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

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譏其多鬚貌美而無能也

盧令三章章一句仁則美其德也鬢與偲則美其貌也所美非美然此類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鯪古頤反叶齊子歸止其

從才用如雲

比也敝壞笱也說文曰曲魴鯪大魚也歸歸齊也

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

不能防閑文姜韓錄胡氏曰魴鯪皆魚之可制者

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

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采子曰故

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鯪才呂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鯪如雨亦多也韓錄

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信其兄

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

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馬則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葵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反覆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音

韓錄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濼是莊公不能防閑

其母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

人姜氏如齊韓錄胡氏曰會日享猶為之

矣夫夫人之行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

齊侯于穀燕穀皆齊地祝丘防皆魯地會之數

公縱其母之故也韓錄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

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冰賦許穆夫人

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魯乎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音各簞弗朱鞞音郭魯道有蕩齊子

發如叶祥禽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簞方文席也弗車後戶也防故同

方文帝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

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

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滿滿乃禮魯道有蕩

齊子豈開改第叶持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系貌豈第樂易也

言無忌憚羞耻之意也豈第本為盛德人辨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

子鞞音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音境○增釋許

有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太山東南入濟曾氏入

維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入

濟者徐州之汶也○維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清新開

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南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

城南則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為西派其南河至湯

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東

蒙祖孫之陰岱嶽之湯諸山溪澗之水皆源於汶魯

竟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

人之多亦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叶刀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

詩聖流義

子游教

賦也滔滔流貌德德衆貌遊教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文姜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覆譏刺

爾之

猗嗟昌兮頎音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踰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

趨踰之則威儀又當何如哉揚目之動也踰趨翼也

連翼如之文謂張世端好鳥舒翼趨足容翼手容

者必翼一日舞暇 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

儀技藝之美如此選四矢各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

皆威儀之美 所以刺其不能以禮也閑其母若曰惜乎

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以成兮終日射食亦侯

不出正音兮展我甥叶桑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

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

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六射則張皮侯而設

鵠音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棲皮曰鵠畫布曰正射

澤宮為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

侯謂所射也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

取名直也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為較是也

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餘見

賓之初筵謝氏曰侯猶今之射梁正猶今之箭也周禮辨人有皮侯未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實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為之樓故曰樓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

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增釋道曰龜山云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

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未嘗如齊也此春秋所以為別微也今傳取之說春秋者當以此為正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叶龍脊反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

則貫叶高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叶龍脊反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

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輯錄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四矢象有事於四方集傳云貫革則是主皮之射矣詳見行章

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輯錄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

聲萬可見矣命僕姑矢名南宮長萬獲之見左傳莊公十一年

猗嗟三章章六句反覆譏刺輔氏曰射者男子之事故三章皆以射言之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伯循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下治民人上承宗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

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

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莊公之罪在此韓歸輔

正聖賢復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

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

見矣輯錄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如此詩

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儀

儀技藝之外矣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猶益

而不句句是無美處節節是數

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齊俗惟

輕儻相尚淫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

民間荒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之君居焉

矣聖人著之而曾桓莊之醜亦有不可容者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輯錄孔疏舜都蒲坂禹都

魏境內有其都爾在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

西南枕夫河曲北涉汾音水其地陘隘而民

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輯錄鄭氏曰昔舜

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周初以封同姓後為去

此儉約之化於是猶存同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輯錄左傳云虞虢無

也閔公元年晉獻公滅虢今河中府解州胡買州

即其地也輯錄解州今隸蘇氏曰魏地入晉久

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如

者蓋天下所同惡之人

魏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鄴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音杭公路公族皆晉

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魏詩為晉而作以矣然國小無政以非晉事後

高備急與勤儉質朴亦不同直以為晉詩不可

也故蘇氏朱子之說皆有疑字輯錄嚴氏

日魏唐無滯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糾糾反吉勳葛履可以履霜穆穆女手可以

縫裳要反於之練力之好人服北川之

與也糾糾絲矣意葛履冬皮履音

夏葛履猶絲絲也所以當暑特為使於時

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

也女婦未廟見音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音

此而然後執婦功音婦入三月乃見舅姑音

姑則士昏禮云實明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

即見舅姑亦二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要裳音袿音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陘隘其俗儉

嗇音而褊急故以葛履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

蘇氏曰履霜已用葛履矣至於著人將何所用乎婦

未廟見已使縫裳矣則執婦功又將何所使乎愚謂

葛履不可以履霜女子未可使縫裳

皆處事之失宜者故以語相呼為興

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音葛履履霜自

儉嗇者言之女手縫裳自褊急者

○好人提提音宛音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

勅音繼是褊心是以為刺音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音

讓而辟者必左音當主故就客位音掃所以摘音髮用象

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

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容儀服飾雖為大人而中心褊
急實不稱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葛獲一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前章直刺其褊後率美其容儀服飾

而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言獲汾沮洳園有桃二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芣彼其之子注云沮洳如豫反

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音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將音

音茹又並平聲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

毛刺可為羹輯錄孔疏陸機云莫菜大如箸亦節節一葉今人縑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

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

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

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此以二彼字相呼為興然其儉嗇

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語而譏之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部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扁解

輯錄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音微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人也英華也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蕡賈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

如玉珠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蕡水鳥音也葉如車前草

孔疏蕡牛脣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寫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

以卿大夫之適猶子為之此與前篇可謂知君子之

勿麗姬之亂祖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注云

無公族故廢公族之官

汾沮洳

詩之意自輕而重也○增釋

許氏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蕡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音子曰何其音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音心

興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毛氏本作曲合樂

此蓋歌必合於琴瑟謠則徒歌而已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

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我歌

且謠矣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而為興也輯錄程子曰此詩憂

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

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

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

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

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氣象迫促危亡之兆也。然惟智者明之而慮者昧焉。故不免乎嗟嘆如此。○增釋詩氏曰：園有桃則

其實之微矣。心之憂則歌且謠矣。不知我者見我之

歌謠則以為傷世陵物也。於是答之曰：彼為政者之

所行果為是乎？所言何為如此也？是則我心之憂矣。誰復能知之乎？然初不難知其莫知者以不思耳。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用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輯錄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

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聊且

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謝氏

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也。愚謂歌謠不足而又出遊以其憂之難寫也。極至也。罔極言

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一章章十二句憂患之意。又覆道之。輯錄

之已獲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

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

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濟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上猶

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

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

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平慎之哉猶可以來

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

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去人所獲也

○陟彼起音兮瞻望叶音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注見上章季少去子也尤憐愛少子

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

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叶音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叶音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音

賦也山脊曰岡注見上章瞻望期可及也必偕

言與其齊叶音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補氏曰既思

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已者又想像其所以

以慎言則片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頌

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叶音兮桑者閑閑叶音兮行與子還叶音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

聽為場圃之地者輯錄呂氏曰所謂十閑閑往來者

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

樂仕於其朝音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

此注見上章法也使貴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

○十畝之外叶音兮桑者泄泄叶音兮行與子逝叶音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一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兮。寘之河之干叶居兮。河水清且漣

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君子兮，不素

力屬 漣 於宜 反 宜 萬 七 宣 方 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

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丁亂

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見太師是也。種

之曰稼，斂去之曰穡。穡，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

則相。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田百畝，別受五畝，以

為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

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解頤曰：車非

然故，備者必之平原。際河干，因非稼穡之地也。非

不可用，以行獵也。然欲行獵者，必之平山林河干，固

非狩獵之處也。謂不稼穡而不粒食，不狩獵而不肉

食，蓋無功不以微俸而苟得，亦不以沮抑而自悔。其

屬志如此，亦可以為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雖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

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

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前二

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雖後漢徐穉

坎坎伐輻音福叶兮實之河之側叶兮河水清

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

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輻謂孔疏木秉之把數獸三歲曰

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濟順倫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立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食素門反叶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困圓倉也鷄鷄屬熟食曰飧輻通釋曰有

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
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
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
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補美之意反覆道之。陸嵒思

園有桃有憂亂之心十畝之間有去亂之
志則皆見幾者也魏魏小國而有賢如此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莫我肯顧叶果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音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輯錄廣韻古亂反

集傳訓音當
從古患反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叶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歸恩猶言感我之恩惠也輯錄范氏
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直猶宜也反蠶食之所以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遂將

去女適彼樂郊叶音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反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

既往樂郊則無復反又有害已者當復為去誰而永

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得所得直則就利誰之未號則

彼樂土固畏從政者之貪殘而欲去然亦未知
所去者何土下言樂土樂土猶是意望料想之
辭得樂土而居之其得我所乎次言得樂國而
居其得我養生之直道乎上二章食黍食麥周
可見其貪殘至於而末秀者亦已食之則其
貪虐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

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
我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
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逝發語辭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魏國土地削

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貴者思
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
得乎輔氏曰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魏
乃賦於惠王之十七年才五十六十年耳



